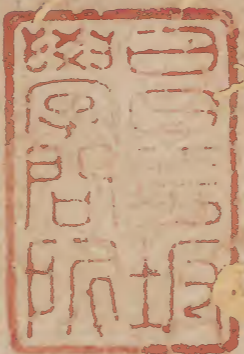


先哲叢談

七



庫	文	閣	內
五	一	之	和
七	二	〇	書
函	〇	架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006
冊數	12 ( 7 )
函號	157 37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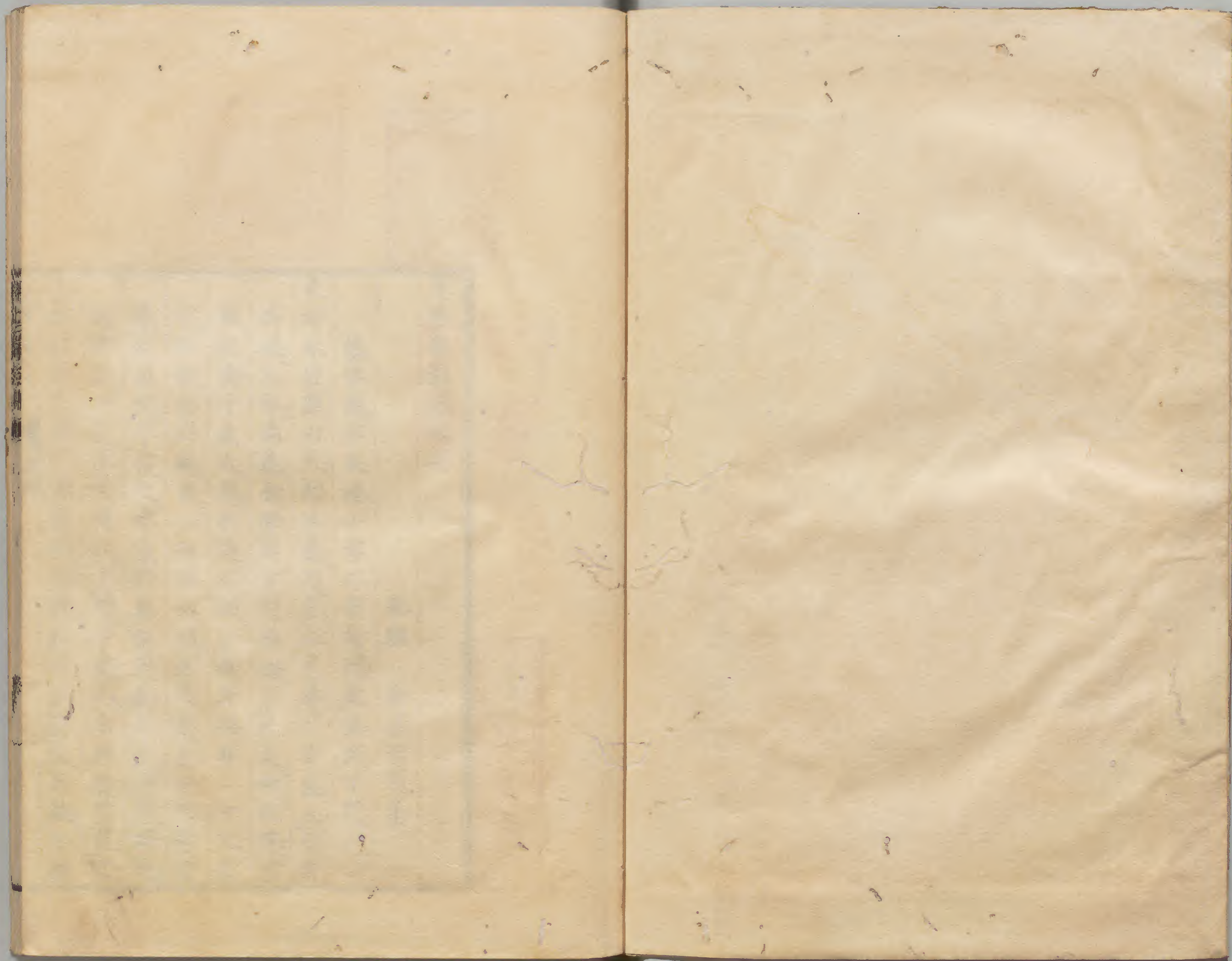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先哲叢談卷之七

北總 原善公道著

藤煥圖。字東壁。小字仁右衛門。號東野。下野人。

東野本姓瀧田氏。幼為孤。乃來江戶。養於安藤氏。因冒

其姓。又修為藤。初學於中野橋謙。止幾更師。徂徠憤

激。自奮才氣。大發。於是。以儒仕。柳澤侯。年二十九。罷

官。侯猶優待。輸粟云。徂徠始唱古文辭也。世之學者

牽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

東野最得肯綮。徂徠終木鐸于海內。東野實贊翼之。

東野家屢空。嘗寄書。徂徠借財。徂徠誤解。達其數。今撮



錄各書于左。東野書曰。向書舖齋。天中記至曰。九日  
在通。主人渴黃白之切。交金在節前。二圓三方而得  
易。若不能。請三圓二方而獲者。先在焉。不佞渴此物  
久矣。唯圓而方焉者。猶之其渴也。先生其或能為僕  
損一朝之供。令免其渴否。九月吾不能矣。其至十月  
必能了。算帳。伏冀方便。千祈萬祝。徂徠答書曰。承求  
金。其言若周。蜩斗時。券契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  
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為求貸。蓋呂而不足。器  
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  
人所為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東野又書曰。所謂

二天三地者。向既以蒙先生之諾。唯先生品其方者  
乃僕。又欲隨而圓之。未知能易易乎否。九十月之間。  
廩米在目。伏冀使握中玉無佗人。是歸哉。則令人或  
稱僕智囊者。實在此物也。即雖毳毛哉。然亦倘先生  
六翮間之物也。力新甫。蠢有餘乎信。若蒙見附。亦等  
僕親受也。徂徠又答書曰。鄉所謂蜩斗時券帖者矣。  
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  
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  
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蜩斗  
時。為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三。致諸左



東野俊傑不羣。加之刻苦淬勵。出於天性。其鴻文鉅藻。既魁菽苑。惜哉卒以幼悴。致咯血疾。沒年僅三十七。世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之。嗚呼天少假之年。殆不可量也。

徂徠於東野。以才學優長。且及門之最先。愛重之。至疾終。惜者甚。與其徒書言及之。使讀者感動。舉一二於左。與富春山人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

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榮榮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迺免。又欲塔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為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藁。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三焉。且竢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彙諸友人所為碑志。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已散之魂。庶亦來歸我。又與香國禪師曰。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力。惟不



分書讀一  
三  
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  
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蓋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  
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曼聲以和之。而師所  
賜金叵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亡矣。我又與  
下館侯曰。十二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  
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既已嘔盡。辭氣壯甚。  
渠蓋記不佞所為字說中語云爾。不佞謂猶尚能戲  
且不死。翼日計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卯而  
翼之。不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貧固士之  
常。庸何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

所能及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  
也。不佞亦免。祝予之嘆乎。

東野沒後二十年。遺稿三卷。刻始成。春臺序陳初本多  
侯將捐貲刊之。而終不果事。此序春臺文集所載者。  
多二百七十八字。皆刺侯也。蓋侯將布字印為一版  
乎。徂徠呈侯書曰。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打我。且  
之子無鬚。豈容俛字有鬚乎。

宇士新與大潮禪師書曰。夫元美世所推。誰不晞者。而  
庶幾者鮮矣。獨吾物翁新意縱橫。是大海紫瀾。我勝  
東壁。長語或有庶幾焉。近時僧大典。以能文擅時名。



每曰。護園徒善文章者。獨藤東壁。

東野墓碑銘。服南郭撰。誌銘秋澹園撰。墓在淺草茅原

福壽院。一小石碑。勒銘序。後刻同盟十有七人。合贊

立之。

山縣孝孺。字次公。小字少助。號周南。周防人。仕國

侯。

周南。父長白。字子成。官長門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

學。攜至江戶。托祖徠受業。時周南年甫十九。英特負

才氣。已學於家庭。通其大義。及見祖徠。孜孜更無他

念。學日益進。是時祖徠業未大振。而周南東野早登

其門。迭為羽翼。是以及祖徠成大家。待二子者異羣  
弟子云。

正德辛卯。朝鮮信使。途歷長州。館赤間關。周南乃奉君

命。接對之。筆談唱酬。信使驚其雋才。兩伯陽嘗稱曰。

海西無雙。祖徠書曰。夫雨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

雖然。海西者。苞筑以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

與京也。盛我言乎。非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始以為

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今而後。又有雨生。

周南少南。郭四歲。文章雖不及。亦自足。不。然。欲。然。不

自足。病中尚寄書南郭曰。今疾踰年。不已。嗚呼。傾



者必覆。幾不起矣。余於文辭無所喻。老兄所熟知也。諸友門人欲梓而傳。拒而不允。數請數拒。於今數年所矣。余死彼必行其意。行其意必圖諸老兄。請勞足下。為我刈蕪除菲。略存繩墨。莫貽同社之詬。幸甚。徂徠於古人。培擊訛訶。不遺餘力。其徒承襲口脛。浸失厚道。獨周南溫良馴雅。其持論稍平。書吉齋漫錄。後曰。向者在東都。或有言者。仁齋先生倡學。本有帳中之書。諸弟子輩不得與見。曰。吉齋漫錄。曰。甕記。曰。積記。余甚不信。既而得見漫錄。其言鑿鑿有味。所謂理氣性命。宋學謬誤。舉既發揮。實先得我口之所嗜者。

也。夫述而不作。君子之道。仁齋何有竊珠還櫝之陋。苟是之迷。惡有其書一言不相援及。而自古處者乎。我顧其書既成。後適見諸。或有不。幸終身不得見者。皆不可知也。以是刺乎仁齋。誣矣。

蕪苑之徒。春臺獨以禮法自任。且其賦性之嚴。辨論之勁。縱有所疑。其徒不敢議。而獨周南能忠告之。其書曰。日者於子遷所。得見老兄錄倉紀行。記載該博。文辭豐緝。當今之時。麟之角。我其中有可疑者。皇某皇某者。是何言也。老兄一代名儒。社中巨擘。世所矜式。言則為法。駟不及舌。弟嘗謂。大東超於宇宙者三。



焉。開國以來一姓爲君。載籍所不記也。周有二分。服于人也。稱爲至德。今也有天下。而不去臣位。秦人壞封建。刑名以治。堂堂中國。於今三千年。不能復復。當今封建密於周人。而仁浹於海隅也。漢以來所不聞焉。此三者實超于宇宙矣。名教存於吾輩。不得爲老兄之不言如何如何。

嘗師林祭酒。此事不見行狀及墓記。獨金華贈序詳之。曰。長侯慕林子之學。而公侯之貴。出入有度。則不能朝夕其家。躬親肄業。將使次公就弟子列。受而傳之。次公不肯。慨然嘆曰。物先生在矣。其唯成我也。奈何。

借人耨鉏。既而大穰。謂富在天。擲棄不顧可乎。而人各有所見也。苟其所見而爲乎。何其眷眷愛故弗已。狐裘而羔袖。不瑕有害。無知所終薄。首鼠以爲龍斷之望乎。即其執熱濯之。一朝而豹變。靡不絕同盟。焚載書。更名佗師。青雲自致。人或謂無特操。側目而視。惡聲載道路。所不辭哉。若其所可也。君命所不聽也。涅而不緇。得正斃斯已。或其負親而逃。遵海濱而處。版築屠釣。不猶愈奴婢自侮。跪起如子性。百役無不是。奉嗟來而飽。夏畦以安。沒身而無爲者乎。則謀之物先生。先生曰。繫次公有亡君之國可也。而有父



母在區區之節。潔已近名。如大義何已。君子豈以匹夫匹婦之諒為乎。有父母在。有上君之國。可也。次公愕然且懼。且泣。遂奉君命云。

紫芝園漫筆曰。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延清印山。賀季真回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彛遊函嶺曰。昨日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遊山。山中芝草知長短。玉筍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和之。參州曰。休唱陽關三疊詞。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平玄中。字子和。小字源右衛門。號金華。私謚文莊。

姓平野。修為平氏。陸奧人。仕守山侯。

金華器宇偉然。才鋒出濟。學祖徠。閑修辭。家素貧窶。不能聚書架。上惟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撮抄數卷而已。其將屬文。必先見之者數遍。而後下筆。

少曠達。侮弄一世。服官尚縱任不拘。侯家嘗布令曰。佳節見君者。宜用新衣。禁垢衣。而金華著其妻衣而出。吏尤曰。所前布之令。要在敬君而已。然子男女同衣。裳是何禮也。金華從容曰。薄祿小臣。家貧不能給新衣。而今不可犯。幸荆婦有一衣。稍華。以得免罪戾焉。事聞于侯。即日加賜祿數石。



嘗與徂徠同泛墨多河。問曰：吉原倡家不知東邪、西邪。徂徠指示東方曰：江上有長堤，名曰日本堤，所謂吉原妓樓在其堤下也。金華笑曰：先生妄言，不惟文字上於地理亦能妄言。

金華有一妾一僕，妾名月小夜，僕名漆之助。又愛貓，為甚。其所蓄蕃息至十八頭。

紫芝園漫筆載：一日余與平子和語及天文。子和曰：吾不識星，唯識北斗與明星而已。余曰：北斗信子識之乎。其所謂明星者，果是太白邪。莫是以歲星為明星耶。子和笑曰：吾不識真明星也。

金華與書春臺，每自稱老。春臺以為非禮，數貽書責之。而金華不改。春臺書云：足下每與純書牘，自稱愚老，老尊稱也。故呼先生長者曰老，禮也。若自稱曰老者，以齒高人，倨傲之辭也。故與門人小子言，或時以之自稱耳。其於朋友，雖已年長於彼，然猶自稱曰弟，亦禮也。先賢所行，可見矣。純雖不才，未委質於足下，且犬馬之年，亦在足下之先。足下與純言，不宜自稱曰老。於純尚可，若與他人如此，必將謂足下不知禮。純竊為足下耻也。又書云：抑足下以純為出無替之言，以欺足下乎。請復言之。禮恒言不稱老。鄭康成以為



廣敬夫以不稱老為廣敬則稱老為不敬可知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然則古時大夫年未七十且猶不得稱老況其下乎今足下未及始衰而自稱曰老豈不太早乎純所見如此是以有前書云足下若以為不然則盍答書以辯之純雖不敏將拜而受教今足下不然特致謝一聲而已則其不見悅也明矣純不知其罪故茲復請足下若曰我非仲尼之徒何以禮法為則非純所知也

南郭送序曰嘗相與登東山亘望數十里邑屋臺榭相

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此類也

金華文章尤其所自賞也祖徠稱古狂簡吾無所裁此徠徠寬大愛才稱譽每過其實者也守士新痛斥金華之文嘗著彈金華稿刪附名公四序評後以印行金華好酒痛飲徠徠送其之三河序曰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為人紫芝園漫筆曰何克善飲劉惔常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予於平子和亦云南郭記墓曰飲酒恍惚時或激烈至泣下



鳴鳳卿。一名信遍。字歸德。又字子陽。成島氏。成鳴  
倭讀同。故假脩為鳴氏。稱道筑號錦江。又號芙蓉  
道人。陸奧人。仕大府。

錦江本姓平井氏。生于陸奧白河。幼來江戶。十七歲為  
成島道雪者嗣。性好學。悅徂徠之說。乃與其徒周旋。  
一時著稱。成島氏仕大府。為坊主。錦江襲其職。元  
文二年。晉同朋之班。至其為人。則有南郭贈序。足以  
想其概。曰。歸德朝北之產。為人弘毅。志尚節概。而又  
與僮僕恢廓之士相親善。雖俠少年居邑屠者。苟有  
義氣。若才能者。必撫而愛之。用以令盡其力。躬亦專。

以奉公立志。聞人之善言。若見有奇策者。乃傾身引  
薦之。唯恐後。冀以供國家用也。前後由此有拔為  
良吏。效績。歸德恒言。世之好學。談玄。雖有餘。何益乎。  
吾縣官之務乎。尚矣哉。古聖人之治。今豈猶以為不  
可行之者乎哉。誠有味其言也。故有奇策良吏之才  
者。聞之時。試焉施行。頗有效云。是歸德餘事也。歸德  
既以自竭勤力。達矣。雖亦盛世所明試。非其忠誠奉  
公。何以至此乎。則士不可以不弘毅者乎。

錦江方享保間。侍講禮記明律。寵遇日厚。賜十三經二  
十一史。其餘恩準之書甚多。自作芙蓉樓記。曰。辛亥



之冬余架一小樓於江上。顏之曰芙蓉。以為藏書之所。芙蓉名何取。取諸芙蓉當乎軒也。芙蓉相距實三百餘里矣。而坐挹三峰雪者。其高且秀也。樓何由起。蓋家有賜書千餘卷。恐辱帷房側漏之地。此樓之所起云。

錦江又善倭歌。傳自冷泉公。其集名曰密郁訥捺密言。三代波也。蓋歷泉家三代點定。故以名云。屋木歌獨木。所篤訥鞞。鞞暱鞞。葛及栗。過栗。質葛刺屋。速謁郁。過茂。質訥葛密。譯曰。有涯人。做。斯。枯。捺。兒。屋。密。水。業。呵。護。仰。神。祇。兒篤吉結。跋捺暱。篤木葛密。暱密。斯兒密。穀。遠。

鷓斯結列。譯曰。聞神與正。直一任此身安。此二首嘗自書與信濃飯田人某。偶有為狐所憑者。三年不去。某乃誦斯歌。狐即去。此狐後又憑江戶本所石原商家之女。自陳太

畏錦江歌

元文二年。金輪寺住持宥衛奉命立碑于飛鳥邱。錦江代撰文并書。人往觀之者多。後榻裝作帖。傳為奇賞。遂轉歷櫻町天皇乙覽云。

相模酒匂川。歲漲流為患。官吏治之無功。田中丘隅。字喜古。武藏川崎人也。錦江嘗一見即察其非常。人遂薦治酒匂果底績。乃堤其東西。名曰文命。立碑以紀。



事錦江代喜古作文。事保十四年。喜古沒。錦江又撰其墓記。

芙蓉樓集藏于家。未刊布。余嘗借覽之。卷帙頗為浩瀚。廣交時彦。錦江在職五十餘年。一日不闕直。見于傳。而餘暇撰著如此。常人所不及也。

復菽正卿書曰。老秃今茲七十有二歲。肉斤酒斗。步走如飛。此為實曆十年春事。嗚呼。老健之不足賴也。是歲九月十九日沒。友人入江南濱作傳。墓在江戶本所本法寺。

岡白駒。字千里。小字太仲。號龍洲。播磨人。仕蓮池。

侯

龍洲少時。自播磨徙攝津。以醫為業。及徙京。改業為儒。晚年應蓮池侯徵。掌文教。其志在治經。頗善文章。又通小說俗語。名聲藉甚。一時。蛻巖答書曰。足下關西古學。不待護園而興者。比時賢臭味自別。不問而知其不肯苟交也。又赤松國鸞與劉文翼書曰。平安之於文學。其由來尚矣。然以今觀之。不及東都之盛遠甚。乃足稱名下。果無虛士者。唯岡千里一人。其他彭彭儼儼。要亦春秋無義戰。

龍洲嘗過書商。見新鐫春臺增註孔子家語。即以爲我



更作註以壓倒之乃謂商曰德夫其學固淺今見此  
註果多舛誤吾嘗為注解將為世毀梓已歸始秉筆  
作補註

南郭所校刻蒙求當時盛行于世龍洲作箋注乃欲以  
壓南郭也故其例言恣詆訾南郭校本曰舊本多誤  
謬近歲刻本稱改正焉而十纔一二耳又曰蒙求所  
纂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如謝承後漢書王隱晉書其  
事多見世說劉義慶註新刻本据世說註刪落舊本  
文殊不知世說取風旨於片言隻語故所引證亦撮  
其要簡省其事蒙求則事實詳為主李良所謂注下

數演者即是已豈可刪落哉今仍舊本補之以復其  
舊又曰新刻本考例云文獻通考藝文部載蒙求三  
卷按文獻通考無藝文部經籍考小學部載蒙求是  
目未睹其書而杜撰引證其所考亦可知已

龍洲著書甚多詩經毛傳補義治詩者以為便近時繩  
溫卿稱之曰就龍洲著述中為尤善孟子解男子龍  
錄龍洲駁孟子之言為序又其解中倍擊不遺餘力  
此解而兼刺者也左傳荀子史記世說四部觸多謬  
妄臆說世乃謂為白駒失孤石栗四音失觸此譯孤  
石栗俗謂過失為失孤石栗



龍洲性編急。受其使令者。每將不堪。獨門人加島宗叔者。能得龍洲意。龍洲亦能折已。用宗叔言。是以家人動詣宗叔請焉。

吾祖過庭紀談曰。僧修其道。又為詩文。若書畫諸技藝。書之曰禪。餘之暇為某某事。是禪寂澄心。即禪也。其禪之外。以究經論為餘。故禪餘之暇。禪與餘二者之暇也。京師一先生。序釋大潮西濱餘稿曰。禪之餘暇。深嗜斯文。此以禪餘之餘為餘暇也。可發一喙。所謂一先生。謂龍洲也。

熙朝文苑載龍洲酬蘭皋君見寄詩二首。此外絕不觀。

其詩因表出於此。曰驅車向東路。東路遠且長。悲風何蕭蕭。颯吹我衣裳。攬轡正徘徊。披衣登高岡。中原有佳人。意思不凡常。鳴琴白雪飛。吹笙青雲翔。大雅久不聞。逸響初飄揚。此會難再遇。離別天一方。遊子懷佳人。何以慰我傷。恨恨長嘆息。車輪轉中腸。願得雙羽翼。高飛在君傍。其二扁舟曾乘興。五煒照秦城。沈醉黃金盡。狂歌白雪清。文章憐落魄。詞賦論豪英。海內誰畏友。中原堪數名。

日本詩史於龍洲頗貶駁之。然亦表其豪爽不立人藩下。似為具論。乃記於左。千里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



為業。一旦投刀圭而來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千里兼唱其說。都下羣然傳之。其名噪于一時。千里於是不復作詩。人或乞詩。則辭以不能。於是人人謂千里文而不詩。其實非也。余覽千里在播攝時作。亦自當行。所以云爾者。有說也。千里急於名。又好勝人。是時東都有服子遷。赤石有梁景鸞。南紀有祇伯玉。詩名聞于海內。千里自量難與此。數子並馳。而世方勤復古業。左國史漢人人誦之。託其訓詁。亦足不朽。故廢詩專意作諸觴。以網羅其名。既而恐後人以文士觀已。則傳註詩書論孟。冰炭

其名然已急於名。又好勝。又故其所論說引證不精。且以臆見勇斷疑義。或勦襲他人說。以為其著作。雖取快於一時。難免識者指摘。余為千里深惜之云。餘承裕字子綽。大內氏小字。忠大夫。號熊耳。陸奧人。仕唐津侯。

熊耳生于陸奧。三春熊耳村。自兒時嗜學。年十七。負笈來江戶。就秋子帥問業。乃介子帥謁徂徠。既而到京。見東涯。遂赴長崎。留講業。是時始見李滄溟集。大喜。即自謄寫全部。日以讀誦焉。居十年。去復來江戶。教授于淺州。於是名聲藉甚。問奇者日踵其門。亡何名



為唐津侯文學。

熊耳於俗事一切姓稱大內。至臨文則稱餘。自言其先  
出自百濟明帝太子餘琳。故以餘為本姓。有竹雨齋  
者。亦餘姓也。神原玄輔記其墓曰。按馬韓國餘璋王。  
太子琳聖。航海歸化。推古天皇。館於周防多多良。  
琳聖七世之孫曰正恒。賜姓多多良。號大內。其後子  
孫遂以大內為氏。餘章王事東涯乘燭談載之。其說  
云。日本紀所謂餘豐璋。唐書曰扶餘豐。此璋其祖武  
王名。扶餘百濟氏。今世以為百濟餘章王者。誤矣。不  
知稱餘姓者。未及攷之乎。將或修為餘乎。

熊耳慕祖徠之學。尤工修古文辭。時人以為當今承子  
鱗。南郭屢稱曰。熊耳於文章刻意于滄溟。故殆肖之。  
方今兼筆擬李者甚衆。而皆不能及也。

熊耳於南郭。雖不取贄。每承其誨。督文章尤得南郭。刪  
潤而長進。故其集中於南郭。必推尊之。以先生稱之。  
藤原明遠字深藏。中村氏。號蘭林。又號盈進齋。江  
戶人。仕大府。

蘭林初稱玄春。承父玄悅。為醫官。乃能修其業。所著有  
醫方綱紀三卷。博學莫所不窺。延享四年正月十九  
日。改醫擢儒員。時年五十一。蓋國初以降。自醫而



轉職蘭林一人云。嗚歸德芙蓉樓集有賀蘭林為儒  
官序曰。滕先生疇官方技起死肉骨聲振東方最喜  
經術文學一旦釋匙而歎曰。士君子濟世矣。翅艸根  
樹皮我嗚呼軒岐邈矣。扁倉古矣。肘後載籍叔世滋  
博汎乎。寡要若乃合同天人及知物之明安適施今  
之世乎。生命亦大一失折肱則駟亦不及已矣。已矣  
於是乎。不復從事醫藥。蠶龜網藥籠乃上言請為儒  
官。不報。居數年。入召侍醫。行經筵事。雖則特恩。非其  
志也。丁卯春正月。定降爵侍講。束髮衣冠。從事禮也。  
於是乎。先生之喜可知也。

蘭林讀書極力撮抄其所著多積抄而為編者也。其皆  
統紀有體裁。若學山錄尤非常儒所及也。識者稱為  
不愧唐土人。

蘭林出於鳩巢門。而博學精密。世以為寒水青藍。蘭林  
雖奉宋學者。非如鳩巢之於宋說。毫不容疑。寬延元  
年。韓使來聘。蘭林與之筆語。議朱子者甚多。至彼曰。  
足下之論。毋乃為伊藤氏之所誤乎。伊藤氏於貴邦  
可謂豪傑之士。而於聖學工夫。大有謬戾。足下果知  
之乎。其議朱子略曰。朱子諸經傳註。亦雖最窮精密  
無復餘蘊。然或言違古訓。義失古意者。未必為無大



抵於性命道德之間。失諸高遠者有矣。是以僕於朱子之解。亦不能無間然。又曰。僕竊謂凡讀古書。須通其時之言辭。蓋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苟不知其所然。則雖說得當。或畔其言意者有矣。今姑以歷史言之。兩漢史所言。與六朝史不同。六朝史所言。亦與唐宋史不同。蓋言辭之道。與時升降。其有不一。亦自然之勢也。但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言。以今意解古意。是以非古意者。或有之矣。今以明德一事言之。朱子於大學。以心之虛靈不昧說之。其意非不精妙。雖然。證諸古言。似

朱子書言

十一

無此例。夫明德一語。尚書易詩左傳等。每每言之。而皆以為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而未嘗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一書。惟別有此意乎。又更作宋儒說體論。讀朱註論中庸論。以詰問韓使其學山錄。講習餘筆等。往往載宋儒有不可信者。蘭林一意耽學。削中更無世務。對不讀書者。則惟敘寒暄耳。絕無他話。以故世謂為癡呆。

蘭林垂終遺命。寄納其所藏書四十九部于足利學校。其意欲傳之永世。以供後人之覽。其目如左。漢魏叢書。玉海。杜氏通典。明文翼運。吳臨川集。名山藏詳節。

先哲叢談

七



唐文粹。皇朝類苑。自警編。餘冬序錄。呂氏春秋。後山  
叢談。東國史略。石林燕語。周禮訓雋。讀書管見。經籍  
會通。六經輿論。千百年眼。江關筆談。南島志。蝦夷志。  
東雅。唐律疏議。古今餘材抄。湖亭涉筆。異稱日本傳。  
周易翼傳。易翼傳。周易集解。皇王大紀。事纂。羅豫章  
集。學齋佔畢。鼠璞。大極圖述。唐國史補。大學衍義。問  
窗雜錄。寓意錄。羣籍綜言。老學菴筆記。孫可之文錄。  
李習之文集。曲洧舊聞。創業起居註。書疑。考工記解。  
禹貢論。

蘭林墓。在谷中玉林寺。小石碑。正面鐫題曰。蘭林。藤原

明遠之墓。左側曰。寶曆十一年辛巳。九月三日。其所  
勒。僅此而已。此蓋蘭林之遺意也。蘭林以墓石。惟記  
其姓名。生卒為足。如誌言行。謂為浮華事。其說見學  
山錄及講習餘筆。

宇鼎。字士新。小字三平。號明霞軒。本姓宇野。裁為  
宇氏。平安人。

士新父安治。屬角倉與市司運漕。士新自少。屢脫榮利。  
潛意載籍。始受章句。于向井滄洲。名三省。字子魯。後無所師。  
承與弟士朗共發憤自奮。遂持海內文柄。其所著論  
語考。為最大有力。士新固不與時輩為伍。其學將精



究以曠世於是杜門掃軌切磋甚勤釋大典書燈記  
 曰太田見良嘗謂宇先生曰此歲儉米貴吾與君等  
 所尤病也先生曰吁一掬之米可以并日而不餓抑  
 何所病但米貴物從之乃使油貴是吾所獨病也先  
 生之志於是乎可知已

士新刻厲讀書足不踰戶闕十有餘年時人為之語曰  
 都下不見者有三焉不見宇野三平至市不見香川  
 太沖治病不見谷左中作文

士新奉李王善古文辭然與祖徠南郭輩所作殊其趣  
 初得大潮禪師指授其復田文瑟書曰僕始學文嘗

就潮公而正焉於今思之其刪潤皆當非若世儒不  
 辨體不論格點金作鐵變夏為夷者大潮亦嘗稱士  
 新文為得元美髓夫大潮文既名海內而近時又大  
 典以能文聞一時此二釋勿論秦斗於緇林求之操  
 觚者流亦不易得也而一則傳士新一則受士新  
 姓氏解二卷綜理古今考覈倭漢於姓氏一事殆無餘  
 蘊焉而其卷首不題署作者名姓者此士新深意蓋  
 倣古以國字書者也說詳于吾祖然近時京師人松  
 本慎者以近江宇鼎士新著七字挽入舊板卷首且  
 作之序附其修復姓為單姓非是論大失士新



為人後承其姓。士新以為非。一日江村某至此人冒他姓。問曰：大人先生之實父乎？不。士新毅然曰：吾家之父。不始有虛實。

士新撰上杉謙信傳。雖偶然其立志創業。士新有騷歸之者。夫謙信生戰國之際。自少不御內。天資驍勇。兵勢大奮。將以撥保平以降之亂。更立霸業。而年四十九。功不成卒。然世皆知其力。不必減信。長秀吉。士新生。韃橐之世。未嘗置妻妾。志厚氣邁。強學越久。將以統漢魏以來諸說。別立一家。而年四十八。志不酬沒。然世皆知其學。不必讓仁齋。徂徠。

士新於徂徠著論語考。痛糾其繆誤。或至謂如是果孔子之罪人也。先王之罪人也。天下之罪人也。他作辨擊春秋說。作名公四序評。彈文章。春臺斥非曰：三平自負其才氣。而別立意見。以求勝徂徠。其果能勝徂徠則不知也。余恐三平之勝徂徠。適其所以自卑下也。士新駁徂徠者如此。然其實心醉徂徠。是以其沒也。作祭文哭詩。褒揚之。杉以成既以為過稱。士新與書曰：僕稱物子。未敢過其實。庸何病。物子所自負經術也。其文固未及濟南。余亦不謂過之。然經術文章相兼。彼亦有所未及。則不佞所稱何過之有。又與芥



彦章書曰。夫物夫子者。實東方開闢一人。其在華夏亦難其比。而以陪臣居散職。何論華夏。即在國中。不君實於兒童。不司馬於走卒。又未泰斗於學者。晚乃稍見仰。然矮人觀場。未有實知者。是與夫富士之辭。其為不幸。豈余病之比哉。雖然。是何足論。是何足論。其所為發憤。乃摘藻挾天庭。所傳施不可測也。又答玄海上人書曰。謂洛諸山。睿岩最秀。僕兄弟比之。它人則為諸山。又謂僕兄弟。雖稱富士。唯睿可庶幾。而未到絕頂。僕之所志。固不近小。而今之所得。辟諸登山。尚在其足。曾未到半。何論絕頂。而睿又非所願也。

若富士則非物先生。莫能當吾輩。以物先生故。常稱之爾。固所不敢期。而亦非所願也。

南郭答了願師書曰。二子固難得之才也。熊耳送小野孟鉉序曰。古學父子應國家右文之化。繼踵而起。宇氏兄弟。乘大業復古之運。雁行而漸。風靡一時。以雪戰國五百年斯文之抑鬱。則亦可謂一振也。蓋人之好惡各異。是非互議。要可待公論耳。原田東岳祝士新者甚卑矣。東岳筆疇曰。徂徠東涯二先生。匹也。而徂徠在堂。東涯在室。南郭春臺二子。匹也。而南郭在戶。春臺在門。蘭嶋周南二子。匹也。而偕在廊廡下。



金華士新二子匹也。而僭窺門牆，未能入。宇氏最等劣者也。筆疇又曰：士新妄誇其酉洞博覽，不自知其執拗撩撥，欲建旗幟，取勝於徂徠先生。多引羣書著論語考，然其說泛然無所適從矣。華人於經為傳注者，古今甚多。而如此者未嘗有之也。其文大氏欠露潤舒暢，故其所綴緝結構者，所謂樽檉殺接是謬擬古文辭也。豈不哀哉！如明霞遺稿識者駁之，則不及徂徠先生者遠甚。

明霞遺稿載澤邨琴所墓銘敘。野子賤以為文辭不佳，改撰附琴所刪稿。書其後云：先生之歿也，門人前島

當完等狀其遺事行，以乞銘墓碑於平安。宇先生後七年，宇先生病且沒，其文乃成。遺命其門人片微猷淨寫，以致諸當完所。余受讀之，銘辭流暢可誦。至其敘文，則蕪甚。蓋以其臨終口授，門人受而經紀之，不能盡如其意。故致此鹵莽耳。今茲將木稿刪也。同志之士欲附刻之，乃相共議去其敘文。但以銘之不可以孤行也。節取其敘中數語，以弁諸其端。以具一篇之文云。

吾先友天履仁，為人寡欲於世味。泊如也，惟以肘不離案，為人間至樂。而甚慕吾祖與宇氏兄弟。其著書皆



自寫珍藏稱不容口論語考自里仁至雍也三卷上  
梓亦成履仁手

宇鑒字士茹改字士朗小字兵介士新弟平安人  
士朗與士新友愛篤至其學充實不相讓世稱平安  
宇先生而年僅三十一先士新卒嗟乎天少假年其  
樹立當未可量士新序遺稿云余與子朗同學者十  
餘年而自顧所成曾未能如士朗士朗誠才哉且余  
以疾故省思慮一精神不操觚者久之則其先余翻  
翻固宜而不宜先者之先獨何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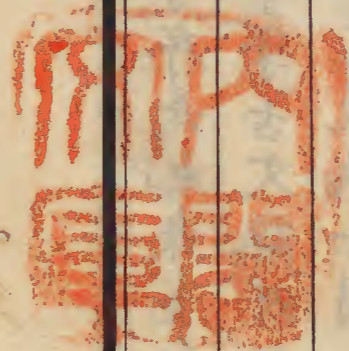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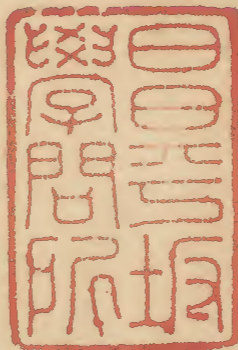
嘗來江戸入護園之社與周南南郭金華輩相交無何

歸于京徂徠有贈言贈于季子序是也春臺斥非曰  
兵介嘗遊東都從我徂徠先生學古文辭既歸平安  
而畔之與其兄俱非徂徠此言之過激士朗不必然  
其與大潮師書曰夫物翁當世龍門四方之士踵其  
門者何限而翁弗容曰毋溷我為也即容之不再三  
往不獲見焉即獲見亦不必得其提誨云鑑之取謁  
翁方會容炙笙輒呼鑑入命之坐而又命之食遂令  
從二三子之後博我約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鑑鄙人  
也才性駑下何以有此於翁也則惟師之故愛及屋  
烏耳又與玄海師書曰文豈易言哉綜該古今包羅



天地然後爲得也。今求其人海內之大。而一物先生  
在焉。

芥彦章丹丘詩話曰。絕句之義。迄無定義。謂裁近體首  
尾。或中二聯。恐不足憑。吾友宇士朗謂。絕句者。謂一  
句一絕。律詩。句句聯排。絕句不然。故絕句對律詩之  
稱耳。此說明白可據。古人未曾言及。



先哲叢談卷之七終



